

走进西部



大漠长歌

赵力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大漠

长歌

主 编 赵 力
作 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丰 收 刘学杰
师 歌 肖 陈
赵 力 梁 越
赖洪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漠长歌 / 赵力主编.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9

(走进西部丛书)

ISBN 7-211-04425-X

I. 大… II. 赵…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4044 号

大漠长歌

DAMO CHANGGE

赵力 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市华夏彩印厂印刷

(福州市六一中路 137 号 邮编: 350005)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3.5 印张 70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11-04425-X

I·115 定价: 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大漠是一幅记录汉唐历史的画卷，是一部苍茫的史诗，这里充满了传奇的故事、深邃的哲理和汹涌的诗情，这里曾经飘扬过张骞出使西域的旗帜，留下过班超立马横刀的雄姿和唐僧西天取经的脚印……在这些历史的履痕里，我们读到了古老的西域，看到了边疆古老的文明和辉煌。本书介绍了新疆地区最为著名的文化古迹和历史人物。作者视野宏阔，感情真切，以优美的散文和图片，艺术地展现了西部的历史，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重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



MAF63/15



盘囊城怅想 / 赵 力	1
班超塑像	1
投笔从戎	1
出征西域	3
智取疏勒	4
抗命守边	5
父英子雄	6
浩歌怀古	7
吐曼河诗意 / 赵 力	8
玉素甫讲述的故事	9
《福乐智慧》的诞生	10
诗人之墓	11
拜谒诗人之灵	12
乌帕尔遐思 / 赵 力	14
圣人山	14
伟大学者的命运	15
《突厥语大词典》横空出世	15
学者归乡	18
遥祭郁头州 / 赵 力	20
图木休克山	20
丝路古城	21
曾是古战场	23
探险家的“乐园”	24
诗人挥毫写祭文	26
徕宁城忧思 / 赵 力	27
徕宁城今安在	27
香妃展纸，乾隆挥毫	28
古勒巴格	29
方神	30
徕宁城沧桑	31
忧从何来	32
叩访叶尔羌汗陵 / 赵 力	33
三访汗陵	33
第一位大汗	34
诗人国王	37
音乐家王妃	39
十二木卡姆	39
木卡姆圣地	42

西域乐王 / 刘学杰	44
神奇音乐的母土	44
龟兹乐舞的神韵	45
疏勒乐的兴盛	46
乐舞之母的诞生	48
西域乐舞浸染中原	49
迪里拜尔——喀什飞出的夜莺	50
寻找香妃 / 刘学杰	52
香妃陵寝之谜	52
关于香妃的传说	55
神秘的香妃戎装像	56
古老的驮轿驮回了谁	58
永远的香妃	59
库车散记 / 师 歌	61
昭怙厘遐思	61
远逝的燧火	62
龟兹乐舞的神髓	65
天山神秘大峡谷	66
果子沟怀古 / 赖洪波	68
丝路北道的黄金通道	69
果子沟的千年绝唱	72
中西文明交流的千年通道	76
走向新的千年世纪	79
向往楼兰 / 梁 越	80
楼兰的魅力	80
艺术家·龙城·葡萄酒	81
月光下的大戈壁很美	84
楼兰美女及其他	85
文明毁灭之谜	85
到巴里坤去 / 肖 陈	87
山那边是草原	88
唐城、古淖和天山	91
巴里坤人	96
伊犁行 / 丰 收	97
山里的风景	97
山水心灵	100
最后的交河城 / 梁 越	103

盘橐城怀想

赵 力

班超塑像

1 1991年初春，我从莎车调喀什工作，借住朋友的一间斗室。每天上下班，都从盘橐城断壁前经过。市文管部门在路边立有一牌，对盘橐城的历史作了简要的介绍。几年来，我隐隐听说喀什市城建部门想在这昔日疏勒国王宫的废墟上矗立一座班超塑像，让后来者永远记住定远侯班超在西域建立的不朽勋业，不由得对建设带头人的胸襟和胆略心生敬意，盼望这个意愿早日成为现实，为古城喀什开辟一道亮丽的风景。1995年10月，看到《喀什日报》发表班超塑像落成的消息和照片，一股豪气，一种激情自心底横流四溢。1996年4月5日下午，春雨飘飘洒洒。我与友人来到盘橐城。自从搬了新居之后，我已有三年未到这里。急切地走近大门，首先进入视线的是门额横匾上“盘橐城”三个大字，为喀什古城著名书法家戴武安先生手迹，庄重、丰厚、古朴、雄浑。笔画勾勒间犹见班超万里西行的矫健身影，令人回忆起他波澜壮阔、上下求索的一生。经过一个亭子，朝前约20

余米远的平台上，矗立着高3.6米的班超全身塑像，威严豪勇，气宇轩昂，极目骋怀，叱咤风云，他一手握着书卷，一手操在身后，纵目远眺，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塑像前，三十六勇士分列两队，迎面而立。那神色，那目光，那姿势，仿佛正时刻等候班超的召唤。蒙蒙细雨之中，友人感慨萦怀，大气若虹，雄词丽句从心中流出。但听喀什词人马树康清清喉咙吟诵起来：

盘橐烟树，近赤水涛声，古塞丝路。乘得残垣断壁，不闻箫鼓。唐风汉韵今重视，矗石像，班公新塑。诗剑意气，赤子襟怀，回归旧处。

请长缨，书生傲骨。竟投笔从戎，关山飞渡。跃马横刀塞上，沙碛逐鹿。扫尽胡虏平西域，经营疏勒功勋著。封侯定远，名垂史册，风流千古。

词牌：桂枝香。词题：盘橐城遗址谒班超塑像怀古。

投笔从戎

在无穷尽的岁月中，班超走过了他人生壮美的71年。在历史辉煌的影壁

大漠长歌 DAMOCHANGGE

上，他的形象与昆仑齐辉与日月同光。面对班公，我常常想1995年10月那个秋阳朗照的时刻。那个为雕像落成剪彩的时刻，那锋快的一剪，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空洞的仪式，而应该汲取一种精髓，一种血骨，一种风采。许多年来，我为那永恒的一剪感到惆怅、浑茫。因为在剪断红绸带的一瞬间，可能就有不少有办法的人正好在远方的某个地方联系

好了自己或者自己妻子儿女的工作，他们在心中悄悄地说，过不了多久，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即使白天，他们也做着那个十分姣妙、娟丽的梦。前几年，山东干部孔繁森援藏时因公殉职，得到了许许多多的赞歌，这是天理人情啊；1900多年前的班超经营西域30年，不也应该得到一首雄奇壮美的颂词，一篇豪迈激越的碑文吗？听说有人想拍班



超的电影，一直未能实施，实在令人遗憾。前不久，从《大众电影》杂志上看到影星王星军拍摄《张骞》的消息和剧照，心中感动，这是一柱爱国主义精神的灯火啊！想当年班超志在西域时，定然熟记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故事，公元73年初，当汉明帝派窦固大将西征之际，他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开辟了人生崭新的一页。他生命的太阳在又一个新春

到来之际，露出了一抹玫瑰色的曙光。

出征西域

公元73年，班超41岁，人到中年了。按照“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他该在家侍奉父母，伴妻育子才是；人过三十日过午，三十功名尘与土，他这颗渐向西斜的小太阳又能射出多少光亮呢？但他毅然西向的决断，又恰恰辉映着西方人的一句名言：人生从40岁开始。

40岁这一年，班超在做什么呢？那时他为兰台令使，正做着管理国家图书及编史修志工作。他身在兰台，心忧天下，重振丝路伟业的雄心时时撞击着他的胸膛和灵魂。父母的教诲，对渴望驰骋边关、立功封侯的班超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不愿伏书案空耗人生，立志效傅价子、张骞立功异域。

公元73年春，洛阳城外，雨涟涟，雾蒙蒙，车辚辚，马萧萧。41岁的班超紧拥着长子班雄和次子，泪盈双眼，心想，此一去天高路远，迢迢万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父亲愧对你们啊！面对执意送行的老父班彪，班超心怀愧疚地说道：父亲，您多保重！面对妻子，面对兄妹班固班昭，他更进一杯酒，泣泪而别，这是悲壮的出征，这是勇士的抉择！

喀什青年诗人梅子为他写下过这样激情澎湃的诗句：

投笔 向西 向西
家园杳杳 每步都是家园
金戈铁马 闯入西部的深处
一颗铁血丹心 朗读风沙

三十六勇士塑像 (包迪 摄)



向荒漠裸露爱情
一千个梦 蓝着天空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走出去，前面是个天。假如班超服从命运的安排，死守书案；假如班超眷恋孩子老婆热炕头；假如班超拉关系走后门谋取一个官位，度过忙忙碌碌的一生；假如班超西出阳关，只是为了浪得一个虚名；假如班超到了西域，以大汉使者自居，视边民如草芥……那么西域的历史就得改写，整个东汉的历史就得改写，中国历史就会缺少波诡云谲璀璨夺目的一页……

这一连串的假设绝不会和班超的生命相连。属于班超的是初出天山后蒲类海大战中的矫健英姿，是独当一面领兵攻取伊吾的赫赫战功。至此，汉明帝慧眼识窦固，窦将军睿目认班超，击败匈奴，实现西域长治久安的大业可成矣。

班超城正门 (包迪 摄)

人生之途上风沙漫漫，迷不了班超清泉般的灵魂和眼睛。公元73年夏，炎炎烈日之下，灼灼烈风之中，他从窦固手中庄严地接过汉使的旌旗，率领36名英武的勇士，沿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南缘挺进。“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一路上，在鄯善国火烧匈奴使者，在于阗智斩巫师，一时所向披靡，威震丝路南道诸国。

度过寒冬之后，36柄利剑直指西域名城——疏勒。

智取疏勒

清末学者肖雄诗云：

逍遥疏勒峙边雄，
据水凭山物产丰。
天使墓门千载在，
海邦商旅一途通。



诗中的疏勒，就是现在的喀什——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边塞古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2000余年，是钟灵毓秀、人才荟萃之地。约公元前128年，张骞自大月氏返国经过疏勒国首府疏勒城时，这里已是天山南北第一座“有市列”（汉书《疏勒传》）的国际性商业化城市。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以郑吉为西域都护。自此，疏勒开始在政治上隶属我国古代的中央政权。王莽执政，丝路断绝……公元74年初春，班超率36名勇士绕开莎车国，渡过冰冻水寒的克孜勒河（意为“赤水”），出其不意地兵临疏勒国王宫——盘橐城下，兵不血刃地抓住了龟兹的“左侯”兜题。

息了，钟鼓；哑了，羌笛；浊了，杯中的酒；断了，城头的旗。伟哉班超，一举安定疏勒国。

盘橐，是东汉时西域的汉族官吏对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译音，“橐”应读“陀”，当地人称其为“艾斯克萨尔”，即维吾尔语“破城子”之意。城南为克孜勒河，东为吐曼河，正在两河交汇之处，城垒当初就筑在一片易守难攻的高地上，扼疏勒之要险，临“赤水”而峥嵘。20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曾到此实地勘测，城的平面近似一梯形，占地总面积200亩。清咸丰年间，徐松来此考察时尚见有人居住。

问时空，问历史，1900年前的王宫安在哉？时间无语，蓝天无言。历史给未来留下的仅仅只有一段长七八米、高近三米的残垣而已。在黄土夯起的断层间，压着苇杆，压着草梗，搅拌着汗，搅拌着泪，搅拌着欢笑和啼哭。在层层叠

叠的记忆之外，只剩下没有风化的沉寂。历史曾拥有过多少辉煌，无力挽住也无力打捞，它如克孜勒河的流水，不舍昼夜间匆匆逝去。只有那一声声呼啸的箭声，鸣响在仅存的一截城垣的墙头，只有那36个隐隐约约的头影，不时地在城头凸现。

抗命守边

时间老人从不给大智大勇的人开顺风的船，总要给英雄的伟业设置一个又一个雄关峻隘、深渊天堑。似乎不如此，就难以检验开拓者的胆识和魂魄。公元76年，汉明帝去世，章帝当权，认为统一西域无望，诏谕班超回京。

班超登上城头，看斜阳脉脉，绿水悠悠，默想沉吟：而今，壮志未酬，大业未成，难道就一腔热血空洒荒丘，一腔豪气化作烟云？

夜色来临，他觉得心胸之中就像是灌满了铅水，堵得喘不过气来，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进亦忧退亦忧啊。沉寂的长夜失去了往日的宁馨。他伫立窗前，远眺深邃的夜空，陷入了凝重的沉思之中。

班超撤回京城的消息传出，疏勒国民惶惶不安。当地的军事指挥黎弇以拔刀自刎相阻，他大声疾呼：“汉使弃我，我必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班超到了于阗，于阗的王侯吏民围住他，抱住马腿不让东去，痛哭失声。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历史场面，这抄自《班超传》中的光辉片断，给后人多少启示、多少回味。我们不妨作一个上下千

mbx63/15

年的比较，在我们的身边和记忆中，有多少人的离去享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有多少人的调离令边地人民如此盛情挽留？又有多少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如宋朝词人陈亮所写：“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旁薄几时通？”

班超西进已整整三年，本可以奉诏回京与家人团聚，但他不肯这样。他敢于抗命，从于阗重返疏勒，正是为君王着想啊。一边是章帝的诏书，一边是边民的期待，面对君王和边民，班超抉择后者更是为了前者。

父英子雄

史书，记下了一座城的名字；城，因一个人的英名而响彻时空。城垣的石粒，对我，对远方来的游者，讲述着一

个个比斧更威严、比戟更锋利的故事。

班超抗命不归，从于阗返回疏勒之后，常住盘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面对西域的荆天棘地，囚笼樊篱，他纵横捭阖，沙场点兵。从公元78年始，征姑墨国，收乌即城，铲莎车王，退月氏兵，平疏勒叛乱，令龟兹投降……千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如同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正如法国史学家布尔努瓦评价的那样：“在不知疲倦的征战中，班超对中亚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而他进行的征战又几乎是常胜不败的。”

龟兹投降后，班超威震西域，东汉政府擢升他为西域都护，须迁驻龟兹它乾城的都护住所。他不得不离开曾经苦心经营的盘橐城，这一年，他整整60岁。在疏勒的18年中，他用血与火、灵与肉





盘橐城残壁 (包迪 摄)

写就了生命中最绚烂的篇章，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临行之际，克孜勒河边，班超面对送行的爱将、西域长史徐于久久叮咛，岁月的长风，录下了那横贯天地的雄声。

公元102年，班超70高龄，卸任返京。

父英子雄。公元80年前后生于盘橐城的班超之子班勇，20岁左右寻根中原，于公元123年出任西域长史。5年间，荡平匈奴势力。“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浩歌怀古

从古城残垣到班超像前，历史悄悄地爬过。当年勇士手中的箭早已长成了一排排挺拔的树。班超投笔从戎的壮举为史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后世的李白“仗剑去国”，才能却在诗文而不在军事；魏徵“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才能却在政治而不在军事；一代伟人毛泽东，从一位教书先生到最高军事统帅，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蒋家王朝。我想，他们定然从班超不朽的生命中汲取

过胆汁和精髓、风骨和神魄。

我仰视着班超塑像，仰视历史上一座高峻的峰峦，仰视时空中一块巍峨的丰碑。西域的山山水水，仰视了1900多年啊。至今，仍可听见那一阵阵轰鸣的鼓响；仍可看到那一面面飞飘的旗帜；仍可听到疏勒国那些“黎弇”们正用萨满舞的姿色，用石榴花的风呼唤你：班公，从遥远的夕阳里回来，回到玫瑰花盛开的园子里来，回到秀发女子的怀抱里来。

春雨淋湿了班超的头发，淋不透他手中沉甸甸的书卷。我们无意在清明节这一天来拜谒你——拜谒一个伟大的英灵。请允许我把喀什学者王时样先生的词献给你。

桂枝香·盘橐城怀古(步树康韵作)

红水绿树，掩故垒斜阳，英杰旧路。梦断金戈铁马，箭穿鼙鼓，一统西域功难没，念班公，雄姿当塑。阅兵台座，却敌垣垛，壮游佳处。

忆盘橐，昆仑铁骨。有定远奇兵，苇桥横渡。势蹇单于扼腕，塞西失鹿。荡平烟瘴通商贾，系民心，丹青长著。太平时日，乱云犹现，浩歌怀古。

吐曼河诗薈

赵 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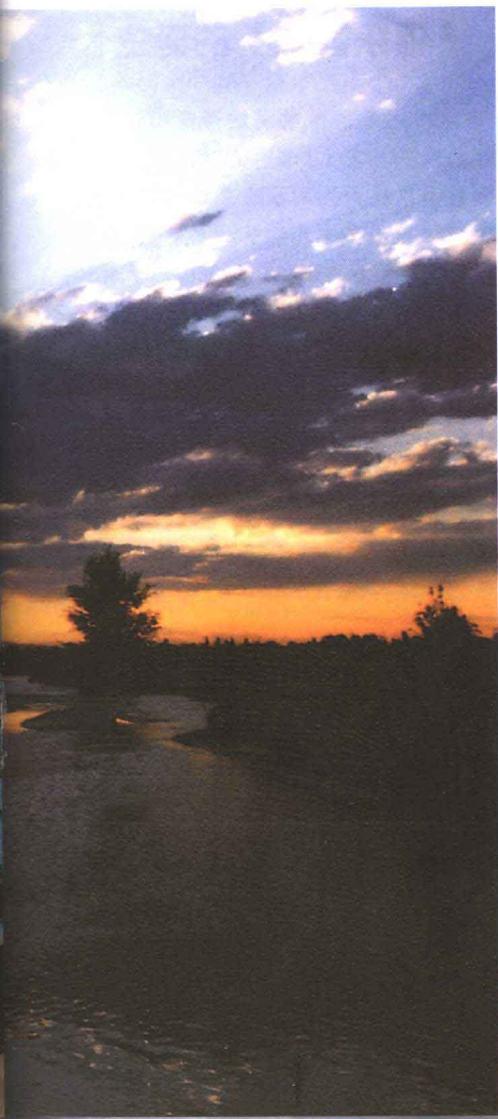
在广袤无垠天高地旷的喀什噶尔绿洲，吐曼河如春阳下一条闪着幽光的绸带，忽飘忽远。无数诗人歌手亮开喉咙尽情地赞美过它，无数少男少女用爱情的红手帕热烈地撩拨过它，无数失意失恋的儿女们用愁丝恨缕伤神地缠绕过它。我刚来喀什工作时，它是我每天傍晚漫步的去处，河岸上垂柳依依白

杨飒飒，牵我衣袖撩我心绪。我真仔细地观察过，吐曼河的水总是浑浊得苍灰无语，卷着泥沙，挟着枯叶，犹如流淌着无穷无尽的灰色惆怅。这水，仍是那900多年前的水，它流着历史，流着一个久远的故事，流着一个生生不息熠熠争辉的诗魂。

玉素甫讲述的故事

11世纪中叶一个炎热的夏日，吐曼河边出现一位来自异地的陌生青年。他英俊、挺拔，眉宇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欣喜。他蹲下身，双手掬起河水洗脸后，抬头眺望前方。他知道，越大漠穿沙原千里迢迢寻觅的圣地就要到了。东部喀喇汗王朝王都喀什噶尔（注：当时的统治者实行双都制），像一颗晶莹灿亮的玉石，深深地吸引着他。

他的名字叫玉素甫。他的家乡是喀喇汗王朝西都巴拉沙衮，汉文史籍称作“碎叶”（莫非就是李白的诞生地）。他穿过晨风暮雨，越过谲云诡波，终于来到心仪已久的地方，他要在这里点亮心头那一盏智慧的长明灯。他就读于喀喇汗皇家伊斯兰经文学学院，在思想的田垄间播洒汗雨，他心头的智慧之树长出繁茂茁壮的青枝绿叶。他渐渐成长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和思想家，被留院执教。在一个春风和煦春水融融的日子里，他又一次带领学生到吐曼河边吟诗唱歌。这位满怀着宏志与理想的诗人，盼望“明丽的春天拉开幸福之弓”，他向学生们讲述了一个启人心智、动人心腑的故事——在一个美丽的国家里，国王“日出”励



诗人曾经徜徉在吐曼河边（包迪 摄）

精图治，一心求贤。“月圆”慕名前来求见，以图报效国家，深得国王信任，出任大臣多年。“月圆”辞世时向国王托付其幼子“贤明”，“贤明”得国王恩遇而承袭父职。“贤明”有一宗亲名曰“觉醒”，人品高洁，“日出”王欲召其出仕，与“贤明”共为辅弼。然而，此人奉行遁世主义，潜隐山林苦修，虽经“贤明”奉旨三次敦请，始终不肯应诏出仕。时光流逝，“贤明”亦产生了遁世苦修之念，“觉醒”却劝其忠心报效“日出”国王。不久，“觉醒”罹疾，卧床不起，“贤明”前往探视。“觉醒”死后，“日出”王

和“贤明”深感悲戚，对其高洁人品缅怀不已。此后，“贤明”秉政益加勤勉，天下遂大治。

讲述者目光炯炯，神情庄重，仿佛自身就是其中的一个人物；学生们凝神倾听，思潮翻涌，好像自己成了其中的一个智者，众人惊呼雀跃，建议诗人把这个故事写成成长诗，献给东部喀喇汗王朝大汗。

《福乐智慧》的诞生

1068年，他喷涌的诗情和春天一起到来了。在18个月的时光中，在月缺月圆风摇雨撼的500多个日日夜夜，他徜徉在语言的天宇星河之中，他跋涉在思想的崇山峻岭之上，他畅游于政治的高原大川，他穿行于哲学的峭崖险峰，他航行于知识的汪洋大海，他奔走于历史的深山峡谷，他漫步于文化的辽阔平原，他涉足于宗教的清渠水溪，他攀登于法律的重峦叠嶂……一章一章，一节一节，在1069年金秋的一个早晨终于写成，他激动不已，他感觉自己已是另一个“日出”国王，在诗卷铺开的大地上畅饮如霞喷涌的欢乐之泉。这是一个多么壮硕的秋天！一部13290行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诞生在喀什噶尔，诞生在吐曼河畔，维吾尔文化史上第一座文学丰碑高耸在西域名城！在这样一个幸福时刻，诗人欢笑的泪水，诗人欣喜的笑容，就被历史深深地收藏。这一年，玉素甫整整50岁。在知天命之年，他紧紧把握着生命的缰绳，在诗歌的天空与大地之间驰骋。在一个月圆之夜或是一

诗人塑像 (包迪 摄)

